

<<情人杜拉斯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情人杜拉斯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38752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38750

出版时间：2007-1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扬·安德烈亚

页数：205

字数：100000

译者：胡小跃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情人杜拉斯>>

内容概要

杜拉斯以小说《情人》闻名于世，但她生活中的情人与她演绎的爱情故事比她的小说更传奇、更有戏剧性。

在她众多的情人当中，扬·安德烈亚是非常特别的一个，因为他和杜拉斯的爱情是一种“不可能的爱情”。

从这本书上来看，他好像自由了，虽然文字还摆脱不了昔日的痕迹。

他无意暴露杜拉斯的隐私，但他笔下的世界在我们看来仍那么神奇，杜拉斯在作品中和生活中留下了无数个谜，扬也许是一把解密的钥匙，尽管不是万能的钥匙。

扬在书中告诉我们，《情人》并不是杜拉斯写出来的，而是扬一个字一个字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，那个“坐在走廊里的男人”和那个“灰眼睛的小男孩”原来就是扬；电影《大西洋》中那个看不清脸的侧影、那富有磁性的声音，原来也是他的杰作。

本书是一部意识流小说，一部动人的抒情散文：时空打乱了，回忆、插叙、倒叙混在一起，维系它们的是爱情。

当然，他的叙述和回忆也不乏惊世骇俗的故事、情节和细节。

熟读杜拉斯的人还能在书中读出浓郁的“杜拉斯味”来，从语言、语气到结构、句法……

<<情人杜拉斯>>

章节摘录

我想谈谈1980年夏到1996年3月3日这十六年当中的事。
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。
我说的是“她”。
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。
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。
除非写出来。
我从来不曾以“你”称呼她。
有时，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，希望我以“你”称她，希望我能直呼她的名字。
但我叫不出来，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。
对她来说，这是一种痛苦。
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
然而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想，我可能不小心以“你”叫过她两三回。
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。
孩子般的笑容。
一种出自内心的欢欣。
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！
我叫不出她的名字，我想是因为我首次读到这个名字，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，这个名字马上把我迷住了。
这个笔名。
这个化名。
这个作者的名字。
总之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
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。
事情就是这样。
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康城¹，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，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。
我读的是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。
当时，我和克里斯蒂娜·B和贝内迪克特·L同住一个套间。
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，书是贝内迪克特的，被扔在地上，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。
我是偶然看到的。
这是一种一见钟情。
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。
我只喜欢喝这种酒。
在康城的小酒吧里，要找到可并不容易。
所以，初次相遇就是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。
第一次读，第一次喜欢。
后来，我抛开了一切，抛开了所有别的书：康德、黑格尔、斯宾诺莎、司汤达、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。
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，所有的书名，所有的故事，所有的文字。
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。
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。
有时，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。
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模样？
我记不清了。
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。
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，只读她的作品。

<<情人杜拉斯>>

这个作者，我对她一无所知，我并不认识她。

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。

然而，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离开她了。

这已成定局。

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：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句子，每一本书。

我读了又读，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。

我想成为这个名字，抄她所写的东西，让自己模糊不清，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。

对我来说，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。

我喝着康巴利酒。

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（我现在还是这样）之间，有一种神奇的巧合。

在她和我之间，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——扬之间，有一种巧合。

读她的书是孤独的。

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。

我怕谈她的书。

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？

要是别人不喜欢，或不怎么喜欢，或喜欢得不够，那怎么办？

所以，我宁愿缄口不语，把话留在心里，接着读她的书。

独自读，躲起来读，羞耻地读。

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，我已经想保护她了。

她已经跟我在一起，但她本人还不知道。

我是一个读者，第一读者，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，全部文字，毫无保留。

“杜拉斯”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，我全身心地爱它。

它刚好落在我头上。

我再也没有离开她，我无法离开她，永远也不能，她也同样。

当时我还不知道，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。

1975年，康城的“吕克斯”电影院在放《印度之歌》。

电影放完后，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。

当时，导演习惯前来与公众交谈。

必须组织一些讨论。

我想买一大束鲜花，但又不敢买。

我害羞。

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？

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？

我没有买花。

我口袋里有一本《摧毁吧，她说》。

我想要一个签名。

灯光重新亮了起来。

她出现了，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皮背心，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，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。

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。

那件背心，她后来给我穿了，是借给我穿的。

那件背心质量很好，是软皮的。

“扬，我不能离开它，我不能把它给你。

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。

我很乐意借你几天，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。

”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。

我坐在第一排，就在她对面。

<<情人杜拉斯>>

我提了一个问题，我弄糊涂了。

她笑了，帮助我，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并且作了回答。

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

我什么都没听见。

我看到她站在那里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，我都替她害怕。

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，不喜欢《印度之歌》。

好像这有可能似的，好像这事会发生一样，好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。

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。

对她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。

她喜欢这部电影，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。

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，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，爱上了德尔菲娜·塞里格¹，爱上了安娜-玛丽·斯特莱特²的红裙子，爱上了卡洛斯·达莱西奥³的探戈。

她绝对喜欢《印度之歌》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、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。

加尔各答就在这里，在法国。

我看见她了，我看见她了。

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、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。

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，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。

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。

看《印度之歌》。

就她和我。

问答结束了。

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。

我掏出《摧毁吧，她说》请她签名。

她签了。

我对她说：“我想给您写信。”

”她给了我她在巴黎的地址。

她说：“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。”

”然后又说：“我渴了。”

我想喝杯啤酒。

”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。

她喝了一杯啤酒，然后说：“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。”

”几个年轻人陪着她。

她上了一辆小汽车，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。

她把我扔在康城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做“出发”的小酒吧里。

我和其他人在一起，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喝咖啡。

我口袋里有一本《摧毁吧，她说》，上面有她的签名和地址：巴黎，第六区，圣伯努瓦路五号。

故事开始了。

第二天，我就写了一封信。

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。

我一直在写。

信很短，每天写好几封。

有时，我几天不写，然后又开始写。

我新写了一封信，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，我立即把信寄走。

我不想留着它。

我给她寄了几箱信。

我不期望回信。

没有回信可等。

<<情人杜拉斯>>

我什么都不等。

但我在等待。

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。

那条马路我并不认识，那个套间我并不熟悉。

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。

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。

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。

那个女人，《印度之歌》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。

让娜·莫罗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。

我买了唱片。

我别的不听，只听这张唱片。

只听莫罗的声音和卡洛斯·达莱西奥的探戈。

我被迷住了。

我也跟着唱。

我不等她的回信，然而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。

希望她会回，希望她会给我写信。

没有回答。

没有。

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，礼貌礼貌也好，比如说“感谢您”，“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信”之类。

没有。

没有任何回音。

写几句亲切的话，礼貌的话，这不是她的风格。

决不。

我应该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我读了她的书。

我让自己天真地这样想：总有一天，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。

P7-12

<<情人杜拉斯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初次相遇就是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。

第一次读，第一次喜欢。

后来，我抛开了一切，抛开了所有别的书，只读她的作品。

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：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句子，每一本书。

我读了又读，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。

我想成为这个名字，抄她所写的东西，让自己模糊不清，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。

对我来说，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。

——扬·安德烈亚

<<情人杜拉斯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